

格林伍德名人传记丛书



奥黛丽·赫本传

马丁·吉特林 (Martin Gitlin) 著

武玉娟 姜亚伟 裴乃循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014022705

K837.125.78
41

格林伍德名人传记丛书

奥黛丽·赫本传

马丁·吉特林 著

武玉娟 姜亚伟 裴乃循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航

C1710291

K837.125.78
41

207550310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Audrey Hepburn: A Biography*, by Martin Gitli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ress, an imprint of ABC - 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9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 - 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BC - CLIO, LL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黛丽·赫本传/(美)吉特林著;裴乃循,武玉娟,姜亚伟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5000 - 9289 - 6

I. ①奥… II. ①吉… ②裴… ③武… ④姜… III. ①赫本,
A. (1929 ~ 1993) - 传记 IV. ①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9411 号

责任编辑 裘越芳

责任印制 倪亮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 - 88390636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25 千字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00 - 9289 - 6

定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谨献给我的母亲：埃莉诺·吉林特。

在我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也总能神奇地送来一束阳光。

谢谢您，妈妈。

引言

奥黛丽·赫本深受全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很多人赞美她是天使。虽然奥黛丽在纳粹占领的荷兰长大，并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童年，但纵观她一生的诸多方面，她都是善良和仁慈的化身。奥黛丽为人谦卑，毫不做作。在工作和自身生活两方面，对于人们的赞誉，她都一笑置之，这倒不是出于维护形象的需要，而是由于她性本谦和。

奥黛丽·赫本在她的最后一部电影里出演了一位天使。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认为天使与她的形象相符。形象地说，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人间天使”，这也许是由于二战期间她曾亲眼目睹了她哥哥所遭遇的暴行。

童年的种种经历塑造了奥黛丽。终其一生，她都渴求着爱，这是由于她父亲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彻底抛弃了她。她在少女时代很少受到母亲的赞扬，所以在她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候，她都忐忑不安，备受煎熬。她以帮助那些更不幸的人为己任，这是源于战争期间她曾目睹了她的荷兰同胞是怎样被纳粹所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还只是孩子。在她的青春期，她担负着要出类拔萃的压力，这些压力既有她强加给自己的，也有别人堆在她身上的，这就促成了她渴望过返璞归真、无忧无虑的生活。

奥黛丽并非极不情愿进入演艺圈，但是她这么做的确是出

于被动。奥黛丽从来不会欣然接受摄像机的频频闪烁和影迷们的吹捧。很多人登上明星宝座之后似乎自然而然就会自负起来，与她地位相当的明星都沉浸于此，奥黛丽却对人们的褒奖困惑不解，她觉得自己徒有其名。她难以经受成为公众的焦点，不堪忍受公众及媒体对自己无休止的评头论足。在自负感弥漫的好莱坞人群里，与众不同会令她感到不安。她于是不停地追寻着回归到家庭的怀抱，那里爱意浓浓、温情无限；归隐到祥和宁静的花园，那里美不胜收、芳香四溢。

在评论家和影迷眼中，她纵然才华横溢，却并未充分施展自己的天赋。奥黛丽对此却是满不在乎。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影星都拍了上百部电影，她却只参演了25部，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她息影八年。她把很多演员眼中的黄金八年用在了追求内心平和及自我实现上。

看过她银幕风采的人都称道演艺是她的真正使命。到了晚年，她投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她引导那些第三世界的孩子们绽放笑颜，并将希望播撒于他们心田，直到那时，她才找到她所信奉的真正使命。直到和罗伯特·沃尔德斯共度余年，她才找寻到理想之爱。罗伯特·沃尔德斯对她的爱和尊重是她生命里的其他男人望尘莫及的，她觉得他是个难得的朋友，以致于很难和他谈婚论嫁。

可以说，奥黛丽的谦卑让她苦不堪言；但也可以说，更多时候她是惬意的，谦卑让她受益良多。在镜头之外，信心的缺失困扰着她；在舞台和银幕上，她的表演也处处弥漫着此种谦卑。观众和评论家欣然接纳她的缺点，甚至与她产生共鸣，普通影迷能感到离她更近，恰恰也是因为这些缺点，她所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都不乏一些惹人喜爱的不足之处，但又都具有一种让奥黛丽引以为豪的内在力量，像《罗马假日》里的公主、《窈窕淑女》里满口伦敦腔的卖花女和《盲女惊魂记》里惊慌

无助的盲女。尽管她在作品中很难展现自信，但她却不缺乏信念的力量。她所扮演的角色亦是如此。

就与他人的感情而言，奥黛丽总是不偏不倚，也从不自以为是。她一再被生命里的男人伤害，至少在她遇到罗伯特之前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对于她与他们之间感情的破裂，她从未责怪他们，甚至对风流成性的第二任丈夫安德里亚·多蒂亦是如此。相反，她曾冥思苦想她早该做些什么来挽回这段婚姻。事实上，对于她未曾愤愤终结她与多蒂之间的婚姻，很多人都惊愕不已。

在有关人类苦难这一问题上，她的公正与善良又是无疆的。她走下飞机，踏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土，在那里，人们饱受饥饿、干旱、疾病、战争之苦。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开启了这段大爱无疆的旅程。身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代表，她劝说那些世界领导者削减战争装备耗资，并加大在粮食、住所、医疗及教育这些和平手段上的投资。她态度坚定，毫不妥协。她的不辞劳苦感化了那些世界领导人，从而增加了给那些最需要帮助之人的援助。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非但没有动用军队发动战争，反而派遣他们援助索马里不幸的战争受难者，奥黛丽对此颇感欣慰。与其他明星相比，奥黛丽更有担当。她奔走在解决全世界成千上万人口生存问题的征程上，号召人们加大对人道主义工作的关注力度和资金投入。

这些都是她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当饰演角色以及她得知自己表演不俗的时候，她都会心满意足。不过，事情似乎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她曾与演员发生争执，就像在《龙凤配》里和亨弗莱·鲍嘉那般；在《窈窕淑女》里，她被迫接受职业歌手为其代唱，这曾让她付出了与奥斯卡提名失之交臂的代价。

对电影业的勾心斗角，奥黛丽从不能应付自如。相反，对于她生命里的人，她总会甘于奉献。在她与梅尔·费雷婚姻的头几年，有人指责她只接拍与费雷联袂主演或费雷参与主演的影片。尽管那已无从考证，但是她曾的确确期待着梅尔和她一起谢幕。就算她真的只想参演梅尔的影片，那也不是贪婪心在作祟，而是出于和她所爱之人如影相随的需要。她等待梅尔和她共享观众的喝彩，也展现了她的爱意和尊重。毕竟，在奥黛丽的心底里，对亲近之人的爱意和尊重往往会压倒事业上的成功。

奥黛丽极易满足，她会在简单中找寻乐趣，但她身处一个躁动的世界，在这里，媒体的指点和观众的吹捧铺天盖地。为此，她在1969-1975年这八年间离开了影坛。她渴望着与家人一起在瑞士的家中畅享天伦之乐，在那里，她可以散散步，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也可以在花园里闲逛。

然而，她息影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好莱坞已时过境迁。在那之前，爱情还是电影的主旋律，性会被遮遮掩掩，暴力画面极少伴有流血镜头。到20世纪的中后期，性解放运动使得所有的高雅艺术形式荡然无存。在电影中，性与暴力越来越赤裸、形象。虽然她也曾重返影坛片刻，并接演过几个角色，但奥黛丽并不愿趟此浑水。

在情感上，她量入为出，从不挥霍，这促使她早早隐退。她渴望过简单的生活，奥黛丽从不奢望对此予以否认，因为这并不与其他任何事相悖。名利于她毫无意义，金钱也只不过是她用来顾家和养活后代的经济手段。她的父亲曾经抛弃了她，在她长大成年后，父亲也并未流露出想见她的渴望，尽管如此，奥黛丽还是对他尽了赡养义务。她本可以住在豪宅里坐享其成，可以让佣人伺候她的衣食起居，可以让园丁种植美丽的花花草草，还可以让厨师用她最爱的巧克力做出各种的美味佳

看来娇惯她。然而，她只是住在朴实无华的风子里，自做家务，乐此不疲地在花园里忙忙碌碌，并且亲自下厨。

到了晚年，她喜欢搭乘经济舱飞往那些世界上最为偏远、最令人沮丧的地区，她要给那些生活在无望里的人们带去哪怕一丁点儿的快乐。在那里，没有人知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奥黛丽。她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一职并非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满足，而是出于她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仁慈。

有人猜想，她出访的很多国家都是疾病肆虐横行，她的早逝和这不无关系。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奥黛丽就是逝于忘我，恰如她生于无私。诚然，人们会永远铭记她在舞台和银幕上的非凡表演；然而，对于那些受她恩惠的人来说，奥黛丽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值得他们珍视。

目 录

第一章 年轻的贵族·····	1
第二章 战火童年·····	14
第三章 出道·····	28
第四章 卖烟女孩的明星路·····	42
第五章 电影,在婚姻之上·····	56
第六章 “公”“私”兼顾·····	71
第七章 终为人母·····	84
第八章 窈窕淑女·····	100
第九章 奥黛丽的新生活·····	112
第十章 老影迷,新伴侣·····	122
第十一章 死而后已·····	135
奥黛丽·赫本大事记·····	146
后 记·····	149
附录 舞台和银幕作品·····	153
参考文献·····	157

第一章 年轻的贵族

如果不是一番拼命地拍打屁股，世人将永不会知晓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就连她的家人对她的了解也不会超过六个星期。

1929年5月4日，奥黛丽·凯瑟琳·凡·赫姆斯特拉·鲁斯顿（Audrey Kathleen van Heemstra Ruston）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Brussels, Belgium）。三周后，她感染上了致命的百日咳。她的母亲艾拉（Ella）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教徒，她拒绝医生为奥黛丽诊断，反而选择为女儿的康复祈祷。然而，她的祷告没有得到上帝即刻的回应。在一次尤为剧烈的咳喘后，奥黛丽没有了呼吸，她的小身子也逐渐发紫。她的奶妈歇斯底里地把艾拉找来。艾拉虔诚地祈祷，并拍打着小奥黛丽的屁股，终于把她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奥黛丽的儿子肖恩（Sean）曾推测，奥黛丽对自己重生机会的认知激励了她的一生。

奥黛丽被人尊为实力派演员，此外，这位偶像人物还因身材苗条修长而著称。但婴儿时期的奥黛丽却是又矮又胖，她的脸颊胖嘟嘟的，肚子也圆鼓鼓的。她胃口大得惊人，这使得她的身体一圈圈膨胀了起来。奥黛丽曾十分幽默地说道，她一个人喝掉的牛奶，比她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加起来喝的还要多。奥黛丽很快就褪去了婴儿肥，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

子，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外表的美丽与内心的躁动却是大相径庭，这或多或少是由于她生活在一个有缺陷的家庭里。

奥黛丽的母亲，女男爵艾拉·凡·赫姆斯特拉（Baroness Ella van Heemstra），从不忘提醒人们她祖上世代代的荷兰贵族血统，对她的丈夫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Joseph Victor Anthony Hepburn - Ruston）更是如此。艾拉含着金汤匙出生。她父母拥有一座乡间宅邸、一套城市住宅和一座避暑别墅。她的少女时代主要是在荷兰首都海牙（Hague）度过，但她的假期、周末以及夏天都是在多尔恩（Doorn）的家族庄园里度过。在多尔恩，她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她沉浸在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美丽的景色里。庄园里的景色尤为美丽，那儿矗立着一座城堡，有一条壕沟环绕，还有大片美不胜收的郁金香。百无聊赖的时候，艾拉经常会在庄园里数郁金香花枝。毫无疑问，她不怎么做杂务，因为她深受溺爱，当她心血来潮时，仆人们会满足她的要求。

事实上，艾拉一生总会如愿以偿，但有一件事情却是事与愿违：她极其渴望当演员，但她的父亲却不允许她那么做。他觉得演员这一职业不配他女儿的高贵，也有辱于他的家族盛名。身为人女，她遵从了她的父亲，尽了她的职责。奥黛丽后来坦言，在情感上，未能实现梦想让艾拉抱憾终生。一些人相信是她把奥黛丽推进了演艺业，从艾拉破碎了的职业梦想来看，这一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

如同上几代绝大多数的女性一样，大家都期盼艾拉将其未来寄托在嫁给一位如意郎君上。在艾拉所生长的贵族社会里，只有出身同等地位的男人才有资格娶她为妻，而这个男人无疑就是尊贵的简·亨德里克·古斯塔夫·阿道夫·夸勒斯·凡·尤福德阁下（Honorable Jan Hendrik Gustaaf Adolf Quarles van Ufford）。在距离她 20 岁生日的前三个月，艾拉嫁给了他。不

过，事实证明这个男人并不适合艾拉，这对新婚夫妇隔三差五地争吵。就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尤其是那些出身名门的富家子弟，他从小就认定男人理应是一切婚姻关系里毋庸置疑的主宰，但是艾拉却拒绝屈从他的意愿。因此，她曾三度试图摆脱这段婚姻，却遭到她父亲的劝阻，为了有益于两个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和伊恩（Ian）的成长，她试着消除和丈夫之间的分歧。然而，在饱尝了五年的婚姻苦楚后，她对丈夫的不屑和厌恶与日俱增，所有的顾忌已不足以说服她继续维持这段婚姻。终于，在1925年，二人离婚。

在那个年代，贵族夫妇离异绝不常见。但是，与其对丈夫不忠，艾拉宁肯选择离婚。艾拉很迷恋风度翩翩的男性，她渴望离开丈夫身边与此也不无关系。离婚后没多久，艾拉就带着两个儿子前往南美国家苏里南（Suriname）的首都帕拉马里博（Paramibo），那时，苏里南还是荷兰的殖民地，她的父亲曾于1921年出任苏里南总督。作为一个交际花，艾拉沉浸在金钱和特权构成的种种陷阱里。身为一个高层官员的女儿，她享受着这一身份能带给她的所有利益，除此之外，她并不认为这个偏僻原始的属国与她的生活节奏合拍。一年后，她带着亚历山大和伊恩回荷兰小城阿纳姆（Arnhem）小住一阵，之后又去了印度尼西亚。她移居印尼是为了重拾和约瑟夫·赫本·鲁斯顿的旧情。他们在三年前相识，那时候她的婚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艾拉和约瑟夫之间依旧存有强烈的火花。赫本·鲁斯顿时年37岁，英裔爱尔兰商人，他在一战后进入了外交部门工作并被派遣到荷属东印度群岛，之后又去了经营东印度锡矿的麦克雷恩·沃森公司（MacLaine Watson and Company）工作。

有两个问题横亘在约瑟夫面前，一是他已婚，二是他靠妻子科尼莉亚（Cornelia）继承的财产生活。但是，他已被艾拉和她的头衔深深吸引。尽管在离婚后为了养活两个儿子，艾拉

不得不外出工作，但约瑟夫还是常常向人介绍她为女男爵。历史记录上对约瑟夫的描述不一，有些说他风度翩翩，在事业上极有抱负；也有些说他是平庸之辈，并且懒惰不已。但大家都一致认为，他窥见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和艾拉结婚能让他步入名门并坐拥财富享乐。另一方面，艾拉也在为她的两个儿子寻找一位继父。艾拉极易被奉承，约瑟夫的风度和大度很快就虏获了她的芳心。他对艾拉大献殷勤，进一步流露了对她忠贞不移的爱。约瑟夫迁就她，纵容她，这几乎是在允诺他们以后要结合在一起。艾拉和第一任丈夫离婚后仅仅过了一年，她就嫁给了赫本·鲁斯顿。

然而，他们二人并不乐意居住在东印度群岛。那里气候闷热，社交匮乏，这就驱使这对新婚夫妻返回欧洲。约瑟夫靠耍手腕得以调职到伦敦，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一年后，麦克雷恩·沃森公司给他冠以副总裁及副主管的头衔，并授权他在比利时新开一个办事处。他们夫妇二人很快就在布鲁塞尔定居。很显然，在布鲁塞尔约瑟夫确实想要百般呵护他的妻子，但这得用艾拉的钱。当他沮丧地发现凡·赫姆斯特拉家族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兴旺时，他大失所望。那时，艾拉也从迷梦中清醒过来，她觉得布鲁塞尔的生活太过乏味。这样一来，他们的婚姻就变得举步维艰。

奥黛丽就出生在这一背景下。她生性腼腆，清新脱俗，处处流露出含蓄美，这些都使得她日后在银幕上引人注目。她从小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玩洋娃娃；相反，她喜欢和诸如小鸟、小狗和小猫这些小动物在一起。从小她就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她可以从树木和灌木丛这些最常见的自然景观里构思出一座童话城堡。阅读同样滋养了奥黛丽的奇思妙想，尤其是阅读儿童文学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作品。她的哥哥亚历山大非常欣赏吉卜林的才华，这也感染了奥黛丽。她十

分喜欢吉卜林写的冒险故事，但她也承认自己之所以贪婪地通读吉卜林的作品是因为亚历山大也那么做，她想和哥哥一样。到了少女时代，她的同龄人都喜欢通俗小说，而她的文学兴趣却转到了悬疑作品上，她开始沉浸在像作家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和爱德华·菲利普·奥本海姆（Edward Phillips Oppenheim）有关爱情与阴谋的作品里。不过，她确实也喜欢像《秘密花园》和《海蒂》这些被一代又一代的女学生所珍爱的经典作品。

之后，她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音乐让小奥黛丽心醉神迷。在她家里，78 转的留声机播放着古典音乐唱片，他们全家都陶醉其中，奥黛丽尤为着迷。她喜欢诸如巴赫（Bach）和贝多芬（Beethoven）这些伟大的作曲家谱写的交响乐，它们优美的旋律让她如痴如醉。奥黛丽很快就对母亲形成了情感依赖，她会和母亲去参加由知名的海牙皇家大会堂管弦乐团（Concertgebouw Orchestra of The Hague）演奏的音乐会，这在布鲁塞尔一季只有一次。和她同时代的很多女孩子一样，奥黛丽也喜欢芭蕾舞。看着演员们跳舞，她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在那个舞台上翩翩起舞。然而，芭蕾舞演员的轻盈之态让她对自己的外表不满起来。如同许多闯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一样，她开始为自己微不足道的瑕疵烦恼，甚至没有照一眼镜子的勇气。她觉得自己眼睛鼓鼓的，牙齿歪歪的。那时，她还没成为日后我们看到的那个奥黛丽——在整个演艺生涯，除怀孕期间外，她的体重从未超过 103 磅。就算她会做些剧烈活动，比如和哥哥们一起爬树、在街内跑来跑去，她也没能完全甩掉婴儿肥。她讨厌自己肉嘟嘟的胳膊肘和下陷的膝盖，她十分崇拜那些娇小的芭蕾舞演员，每当和她们比较身材之时，她都会沮丧不已。尽管如此，对甜食的喜爱还是征服了她。奥黛丽极喜欢吃甜点和巧克力。对于还是孩子的她来说，即使只吃一丁点甜

食，似乎也有损她的健康。

虽然奥黛丽和母亲在艺术上趣味相投，并由此愈发亲密，但是在其他方面上，她们却很难相处。这位女男爵时常郁郁寡欢。奥黛丽把这部分归因于她母亲的体重问题上——艾拉一直试图把体重减掉 25 英镑左右。再加上她对丈夫图谋幽会其他女人的怀疑，她的内心完全无法平和。对她的孩子们，她变得挑剔和不耐烦起来，她还不时地把自己的失意发泄到他们身上。尽管奥黛丽非常感激她母亲所做的努力，但是她只能另觅他处去寻找一个孩子所需要的培育和悉心呵护。

“我母亲是个不太善于表达爱意的人，”奥黛丽说，“她是个很优秀的母亲，但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式的教养，崇尚严格的纪律和高尚的德行。她对孩子非常的严厉、苛刻。她的内心有无限的爱，但她并非总能表达它们。我四处寻觅，想找一个能拥我入怀的人，后来我确实找到了，她们是我的姨妈和妈妈们！”

幸运的是，小奥黛丽家从不缺奶妈，不幸的是，她们无法让她远离父母无休止的争吵。约瑟夫和艾拉争执不断。奥黛丽本能地意识到，她的父母正被一段不健康的婚姻折磨着，但她毕竟还太年幼，不懂该如何舒缓父母间紧张的气氛。相反，她越来越自责，情感也愈发地脆弱起来。她还会刻意地躲避她的父母，她父亲时常出差，也只有在这时候，她才能获得些许安慰。

奥黛丽的敏感和羞涩让艾拉焦虑起来，她于是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即把 5 岁的女儿送进英国的一所寄宿学校，试图以此来强迫奥黛丽变得开朗活泼。在如此小小年纪就远离了母亲，奥黛丽惊恐万分。她身材圆胖，缺乏自信，英语说得蹩脚，这些都让她在同学面前备受煎熬。在成年以后，她却坦言，这段经历至少让她或多或少自立了起来，她从中受益良多。而且，

她对英国的体验并不局限于学校生活。为了让女儿更贴近生活，艾拉把小奥黛丽留在英国乡村一个煤矿工人家里度过她的假期。

尽管奥黛丽对英国的生活已习以为常，但在这个欧洲古国，并不是一切都如此平静。一场狂风暴雨骤然而降，席卷了整个英国政局，她的父母也难逃其外。新兴的法西斯运动由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挑起，并通过德国纳粹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残暴统治得以强化。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蔓延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这一狂热一发不可收拾，即便在崇尚自由和民主的英国也是如此。在英国，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成立了英国法西斯联盟（BUF）。艾拉的朋友戴安娜·密特福德（Diana Mitfort）就是莫斯利的众多支持者之一，日后戴安娜还嫁给了他。约瑟夫是个狂热的反共分子，很快，艾拉就鼓励他加入英国法西斯联盟。1935年，艾拉和约瑟夫完全投入到为奥斯瓦尔德募集资金和招兵买马上，以致于艾拉觉得很有必要在英国法西斯联盟周报上给奥斯瓦尔德写一篇溢美之词。在信上，艾拉对他大加赞赏。

此后不久，奥黛丽的父母随同莫斯利及一个英国法西斯代表团出访到德国，去亲自了解实际运作着的纳粹主义。他们不但周游了整个德国，目睹了它所发生的变化，而且还和希特勒在他的慕尼黑总部褐色之邸（Brown House）合影留念。艾拉把那张照片装框，并骄傲地把它挂在赫本·鲁斯顿家中的壁炉架上。

艾拉参与法西斯团体，可能主要是为了常和约瑟夫相聚在一起，而不是以信奉它的主张为目的。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她想助约瑟夫一臂之力，圆其在奥斯瓦德的组织中爬上去的梦想。而事实究竟如何无关紧要，毕竟，艾拉的计划最终适得其